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全三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全三卷）>>

13位ISBN编号：9787545401516

10位ISBN编号：7545401514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广东经济出版社

作者：朴素 主编

页数：320

字数：30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10年天涯：见证网络如何文学　　朴素记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文学已经接近上帝，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就能招引全国人民的目光。
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再去重温，只是记忆里的前尘旧影，仿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
然而网络破天而出，文学在网络又找到了知音，于是一夜之间春风来，网络文学花开遍地，涌现出一大批的知名写手，譬如慕容雪村、王怡、心有些乱、小舌头、雷立刚、恭小兵、十年砍柴、李傻傻、李寻欢、步非烟、萧鼎、宁财神、西门大官人、赫连勃勃大王等。
网络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很适合文学的内在要求，故尔网络与文学可谓一拍即合。
网络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自由表达的世界。
发表的自由、拒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在传统文学媒介里无法想象的发挥。
网友常说某论坛水深，水深意味着自由言说的力度。
为网络文学带来表达自由的，除了媒体的技术因素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匿名性”。
正是凭借这种匿名性带来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写手没有任何顾忌，得以自由地抒写，自由地发表。
毫无疑问，这一高度自由的电子虚拟空间给写手们一个表现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最好空间，他们在这里可以尽情拾起或重塑被日常生活、社会角色所压抑、限制了的一部分自我。
但成也“匿名性”，败也“匿名性”。
“匿名性”带来了写作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写作的泛滥（即垃圾性文字的大量产生）。
在一个谁都可以写作并发表的网络时代，其作品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吹尽黄沙始见金，经过再三的阅读与选择，一些精彩的网络文学作品被编辑到三本书，像一种因缘汇聚在一起，让拾到吉光片羽的我们深为惊讶，知道这个网络江湖还有温暖人心的文字在流淌，还有冷静客观的文字在批判，还有风花雪月的柔情文字在诉说。
譬如舞文弄墨里花样百出的先锋小说，譬如煮酒论史里堂堂正正的历史戏说，譬如莲蓬鬼话里的妖狐鬼事，这一切都与腐朽的传统文学拉开了距离，一种更为贴近当下的写作在网络上涌现出来，而这一趋势在天涯社区尤为明显。
许多人认为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卡拉OK”、“文化快餐”，并不指望网络文学能够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不能否认，网络写作将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写作永远只是“一次性消费品”，永远难以修成正果呢？
我以为尚可商榷。
看一看传统文学，其实一样是大量的泥沙和涂鸦之作充斥着各种报纸与杂志的版面，但这并没有影响传统文学构筑起辉煌的历史。
网络文学创作具有民间性，它的作品在流通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随时都可能有浏览者加以评述、修改、补充，这种变动不居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说话”、“讲史”，网络文学能否在电子赛伯空间重演历史上有过的辉煌？
一种可能性昭示着我们。
而如何把握这种可能性正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网络文学是一个新生物，所有的缺陷在时间的冲洗下可以慢慢解决。
网络文学的未来绝对是光明的。
事实上，本质上的写作就是指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写作。
网络文学得天独厚，它在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学的颠覆都预示了网络文学的生命力。
从天涯社区来看，此间已经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他们的成长已经证明了网络文学开始走出草创期间的幼稚阶段，预示了文学乃至思想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
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的开篇就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千百年来，随着时代

风气的交相变幻，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特点，而且互有更替，富于变化。
“ 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 ”也。
现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已经产生。
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发展有赖于参与者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对网络文学的提升便有赖于一大批的高水准的网络写手的加盟。
其前途从目前来看，无疑是光明的。
但网络同时也突显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精神症候：即随意涂鸦、过度损耗以及导致的普遍倦殆，这一切无疑让我们警惕。
没有人能够阻挡网络文学的行走，网络文学的成败在于网络自身。
问世间，谁是真正的英雄？
在一个传统文学已经腐化的时代，网络文学有可能成为文学、思想的又一次生发点。
在网络虚构，在别处生活。
网络写手各有各自的精彩生活，他们在网络虚构，强调了自身的言论自由与发表自由，共同构筑了我们虚拟的网上家园，在网络文学“ 陌生化 ”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虚拟世界一束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让读者沉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网络强调了虚构的力量，并把这种虚构的力量放大到极致，网络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说教无关，就与神圣无关，它以自始至终的疑问方式召唤着所有人的参予。
天涯社区上的文章可以说是“ 个性化的复调 ”，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见到写作者本人的喜怒歌哭与真性情。
无论是写手的人生独语还是学者的思想体验或者是普通网友的民间话语，皆能有感而发，笔端凝注着对现实的思考；纵然是古旧的历史研究，依然折射着现实的锋芒。
如此，这个世界上也就有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漂亮文字。
其中许多篇什值得一读再读，乃至百读不厌，相信可以经得起时间的大浪淘沙。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会消失，但真正的文字不会消失。
这样的文字在人心深处沉淀下来，如春风化雨，改变了我们单薄的思想。
网络写手有自身的优势，他们的写作题材一般在四个方面，一是青春言情类，譬如三十的《和空姐同居的日子》、《下班抓紧谈恋爱》，赵赶驴的《赵赶驴电梯奇遇记》，都是以纯情的恋爱故事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二是奇幻武侠，譬如萧鼎、步非烟，步非烟开创的“ 华音阁 ”系列，气势极大，文字也优美华丽。
另外凤歌的《昆仑》影响也不小。
三是鬼话，写家众多，譬如燕垒生的《道可道》、一枚糖果的《爱情心怀鬼胎》、tinadannis的《冤鬼路》、纳兰元初的《断龙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等。
四是历史传奇，譬如十年砍柴的《闲话水浒》，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赫连勃勃大王的《华丽血时代》。
众多的天涯写手以十年的沉淀，见证着中国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的每一个阶段。
正所谓“ 要想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动向，不上天涯社区就无法发言。
”

内容概要

天下无人不识天涯。
??本书为“天涯社区”10周年作品精选，分“舞文弄墨”、“莲蓬鬼话”、“煮酒论史”三卷，代表着独立写作和民间立场的最佳姿态，见证着中国文字民主化的卓越进程，堪称中国网络原创文学跨世纪盛典。
??在本卷里，来自天涯的民间高手们纵情演绎着别开生面的文字江湖：《一头知识分子的猪》的命运让人啼笑皆非，阐释着王小波式的睿智诙谐；《爱情与十个苹果》里爱情是晃过面前的一个个苹果，象征着现代人普遍的迷离和失落；《虚构：》置身于礼崩乐坏的大时代思索着人的存在，《佛裂》则用禅意浓厚的文字穿透了诱惑的真相；《铁原以北》与《虚构的一场战争》同样写战争，一个写得残酷惨烈，一个却写得辛辣嬉皮……这里面有缥缈的西藏，有都市的爱情，有惊人的阴谋，也有人性的残酷。
??——江湖阔处多奇遇，让我们从这里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之旅吧。

书籍目录

一头知识分子的猪铁原以北欧珠的远方魔术师人妖猫死虚构的一场战争未完成的肖像佛裂小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过是怕遗忘邱有亮的乎爱情与十个苹果声声慢既然已经走了那么远婚 葬只是朱颜改浮生萧条最后的枪决盗墓者我和我倒霉的妈狗小的自行车拿手机的女人虚构：《五国记》最后一个道士

章节摘录

纸人　周德东有两种可能：第一，有人抱走了那具纸人，又把其他纸人重新摆放整齐；第二，寻纸人自己爬了出去，另外的纸人都动起来，紧密地站在了一起……坐了一天晃晃悠悠的火车，李中心带着张娑到达了西安。
三个月前，李中心和张娑在网上相识，不久，他们见了面，互相感觉都挺好，迅速陷入爱河。
不过，这次李中心带张娑来西安并不是旅游，而是找一个人。
这个人是李中心的另一个网友，网名怪怪的，叫兽医，喜欢研究《周易》。
昨天，李中心和兽医在QQ上聊天，她突然对李中心说：明天是14日，你有断头之祸。
如果想免灾，务必来西安，我与你面谈。
巧的是，张娑老家也是西安，她到北京发展还不到半年。
她知道这件事后，先问兽医是男是女，得知对方是女人，坚决不让李中心来。
李中心很坚持，他的内心对这个神秘女人很信赖——有一次，兽医曾给李中心算过一卦，说他去年遭遇过一点挫折，脑袋受了伤。
去年6月份，李中心真的出过一次车祸，脑袋缝了12针……”最后，张娑拗不过李中心，只好陪他一起来了。
对于李中心来说，西安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青色的墙，青色的天，青色的雨……显得十分阴郁。
由于张娑不想让家里人这么早就知道她和李中心的关系，就没有带他回家，两个人住进了宾馆。
安顿下来之后，晚上，张娑带李中心出来吃夜宵。
张娑问：“你知道她真名叫什么吗？
”李中心说：“不知道。
”张娑说：“你连她真名都不知道就这么相信她？
万一有诈怎么办？
”李中心笑着说：“我见到你之前，也不知道你真名啊。
”张娑说：“而且，她连电话都不告诉你，只有一个地址，这也太离谱了。
你知不知道，她是干吗的？
”李中心说：“她说过，她好像是做兽医的。
”张娑：“你把那个地址拿来，我看看。
”李中心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她。
上面写着：纸村14号。
张娑皱着眉头说：“我是在西安长大的，根本没听过这个地方！
”李中心说：“她说在北郊。
”吃完之后，李中心拦住一辆出租车。
“师傅，你知道去纸村怎么走吗？
”“没听过。
”司机说完，一踩油门就走了。
李中心看了看张娑。
张娑说：“怎么样？
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
”李中心说：“我们到了北郊再打听吧。
”张娑说：“肯定找不到。
”两个人来到北郊时，天已经黑下来。
一路询问，他们终于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找到了纸村14号。
这是一个临街的平房，挂个牌，黑底白字三个字：寿衣店。
李中心愣住了——原来，这个女人说的不是“做兽医”，而是“做寿衣”！
张娑拽了拽李中心的衣角，小声说：“我有点害怕……”李中心嘴上说：“没什么事。
”眼睛却不停地朝屋里瞄着。

终于，他走上前，把门敲响了。
没人应。
李中心又使劲敲了敲，里面终于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谁呀？
”李中心说：“ 兽医在吗？
”里面说：“ 不在。
”李中心说：“ 我是她的朋友，北京的。
”里面静默了半晌，说：“ 进来吧。
”李中心正要走进去，却发现张娑站在原地，双眼透着恐惧，使劲朝他摇脑袋，意思是：她不进去了。
李中心走过去，说：“ 怎么了？
”张娑小声说：“ 我……害怕这样的地方。
”李中心说：“ 有什么啊，我们问一问马上就出来了走。
”他拽着张娑的胳膊，和她一起跨进了寿衣店。
屋里有一个很瘦的光头男子，正坐在竹椅子上扎纸人。
那个纸人和正常人一样大，脸朝下趴在他的怀里，框架有了，上半截身体也有了，他正在给它糊一条腿。
这个光头男人抬起眼睛，戒备地打量了一下李中心，又盯住张娑看了一会儿，接着低下头，继续糊那个纸人。
店铺里还出售花圈、寿衣、骨灰盒之类，或黑或白，看起来怪兮兮的。
只有纸人的嘴血红血红。
一般说来，祭奠用的纸人都比较小，而这家寿衣店摆放的纸人都有五尺高，任何人看着它们心里都会感到不舒服。
更奇怪的是，每个纸人都只有一条腿。
它们似乎在看着你，又似乎不是。
李中心说：“ 我和兽医是在网上认识的。
她住在这里吗？
”光头男子头也不抬地说：“ 我是她老公。
”李中心有些尴尬，说：“ 她约我今天来，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光头男子阴阳怪气地说：“ 秘密？
在网上不可以说吗？
”李中心说：“ 她说必须要见面谈，我就来了。
”然后他指了指张娑，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光头男子抬起头，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张娑，这才说：“ 她有事，今天不会回来了。
即使回来，也要很晚。
你们明天再来吧。
”李中心问：“ 她有手机吗？
”光头男子似乎对这句话很恼怒，瞪了李中心一眼，说：“ 她的手机放在我这里。
”离开时，李中心把他住的宾馆电话写在纸条上，对那个光头男子说：“ 她回来的话，请把这个转交给她。
谢谢。
”离开纸村14号，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李中心和张娑没有坐车，慢慢朝前走，似乎心情都不怎么好。
“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娑很不满地说。
“ 我也感觉这个兽医有问题了…… ”“ 换了我，根本就不会来！
你早该想到，她连个电话都不告诉你，很可能放你鸽子！
”“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 难道她还有其他阴谋？

”“ 我们别谈她了。
”“ 好。
我带你去看看城墙吧。
”“ 没心情。
”“ 那我们回宾馆睡觉。
”李中心慢慢回过头，朝那条黑糊糊的小街望了望，忽然说：“ 我们再回去看看？
也许她回来了…… ”张娑说：“ 我们离开不到10分钟，不可能那么巧！
”李中心说：“ 试试，如果她还不在，我们就回去，明天我们就坐车回北京，再也不找她了。
”张娑深深地看了李中心一眼，说：“ 我看你是被她施了催眠术了。
”李中心说：“ 她说过，我必须14日跟她见面，不然就晚了！
”两个人回到纸村14号，里面依然亮着幽暗的灯。
李中心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趴在窗子上朝里看了看，那个光头男子竟然不见了，出现了一个女子，她坐在竹椅子上，也在糊纸人。
“ 她回来了…… ”李中心轻声说。
张娑站在挺远的地方，三心二意地四处张望着。
李中心走上前敲了敲门，里面的女人说：“ 进来。
”他回头朝张娑招招手，张娑很不情愿地走过来，跟他一起走进去了。
这个女人站了起来，探询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她的长发很长，戴着近视镜，透过镜片看，两个眼珠是鼓出来的。
她穿着一件白毛衣，有点脏。
“ 请问，你是兽医吗？
”“ 我不是。
你们是谁？
”“ 我是兽医的网友，她约我来的。
”“ 哦，兽医是我老公，他出差了。
”李中心一下就卡了壳。
张娑也愣住了。
她顶了顶李中心的腰，小声问：“ 你说的兽医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李中心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个长发女子，说：“ 是女的啊。
”张娑生气地说：“ 你连男女都没搞清楚，就千里迢迢来见面！
”李中心一下想到了什么，就问：“ 刚才那个男人……就是兽医？
”长发女子眯着眼睛问：“ 哪个男人？
”李中心说：“ 光头，刚才，他在这里糊纸人了。
”长发女子不高兴地说：“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兽医出差了！
刚才那个男人不是兽医！
”李中心说：“ 那他是…… ”长发女子冷冷地白了李中心一眼，坐下去继续糊纸人，丢出一句：“ 他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李中心想了想说：“ 抱歉，打扰了。
”这时候张娑已经走出了门，李中心随后也走了出来。
张娑嘟囔道：“ 这算什么事！
”李中心说：“ 骗子…… ”张娑说：“ 这个寿衣店肯定有问题！
”李中心回过头，不安地朝14号那扇窗子看了一眼，说：“ 我们赶快离开！
”接着，两个人四处张望，寻找出租车。
这条小街很偏僻，没有一辆车驶过。
其他的店铺都黑着，只有那家寿衣店亮着幽暗的灯光。
张娑说：“ 这鬼地方，怎么连辆车都没有…… ”李中心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题，低头在思考。
张娑把头扭向他，说：“ 你想什么呢？

到底怎么办啊？
”李中心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她，突然冒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先前那个光头男人和后来这个长发女人是同一个人？
”张娑哆嗦了一下。
“不会吧？
”“你再回忆一下……”张娑想着想着，眼睛一点点瞪大了，过了半晌，她终于挤出一句话：“没错，他们是同一个人！
”回到宾馆，两个人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李中心想不明白，如果那个光头男子和那个长发女子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她）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转换装扮，一会儿变男一会变女？
他（她）为什么神神叨叨，不承认自己就是网上的兽医？
“不管他（她）是男是女，明天一早我们都要离开。
回去之后我就把他（她）从QQ上删除，永远不再联系。
”李中心说。
“以后你少上网！
”“我后悔了……”“那就对了，网上认识的人，没几个正常的！
”“我后悔把电话留给了他（她）……”“什么意思？
”“万一……”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起来。
两个人都惊了一下。
李中心看了看张娑，朝电话努努嘴。
张娑迟疑了一下，伸手接起来：“喂？
……喂？
……喂！
……”她放下电话，说：“没人说话。
估计是按摩的，一听女人接电话就装哑巴了。
”李中心盯着那个电话，半晌才说：“但愿是按摩的。
”过了几分钟，电话又响了。
这次，李中心接起了电话。
里面无声。
李中心问：“谁？
”对方说话了，声音很轻：“我是兽医——你别叫嚷——你今天见了我两次……”“你！
”“告诉你，我家寿衣店几个月前出了点事……”“什么事？
”“你看到我家那些纸人了吗？
几个月前，不知道怎么回事，丢了一具纸人。
过去，她一直站在角落里，紧挨着花圈。
没有人会钻进寿衣店偷一个纸人，只有一种可能……”“嗯？
”“她自己爬出窗子，逃掉了……”“谁？
”张娑警觉地问。
“嘘……”李中心伸出手指，示意她别插话。
“我后来算了一卦，你猜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到她了，她在天上飞，朝东北方向飞去……”“东北？
”“她飞向京城，在午夜落在东直门一带，幻化成人形，找到了你……”“啊！
”“我再提醒你，你别叫嚷，你现在——很危险！
”“你具体点！
”“昨天，我在QQ上看你视频的时候，你背后站着一个人，她很像从我家店铺出走的那具纸人！
接着我给你算了一卦，这个纸人将在14日要你的命，因为只有这一天，你命中的四位守护神缺席。
”李中心的大脑似乎不会转弯了，他在努力地想，昨天他和兽医聊天的时候，谁站在他的背后……想

着想着，他猛地转过头来——张娑正眯着眼睛盯着他。
是张娑！
他避开她的眼神，慢慢转过身子，迅速回想这个出现了三个月的女子——他在网上认识她的时候，她叫“树精”。
纸来自于木……兽医在电话里继续说：“今天你带她来到了我家寿衣店，不管她怎么变化，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我家丢失的那个纸人！
”李中心想起来，张娑第一次看到纸条上的地址——纸村14号的时候，表情有些异常；当他要带她走进那个寿衣店时，她两次都表现出抗拒的样子……兽医又说：“她肯定记得，我是她的制造者，我担心她害我，在你们离开之后，我马上戴上了假发和眼镜，扮成了女人……”“你是……男的？
”“你别说话！
——我是男的。
”“那你在网上怎么说你是女的。
”“我在生理上是男的，在心理上是女的。
等我赚了钱就去做手术。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看看，她的嘴唇是不是很小？
”李中心又一次转过身来，张娑还在背后盯着他，眼珠一动不动。
她的嘴果然很小，和寿衣店里的纸人一模一样。
兽医在电话里低低地说：“你再看看，她的嘴唇是不是很红？
那是正常的血色吗？
是不是更像画上去的？
”李中心盯着张娑的嘴，那果然不是正常的血色，而是颜料！
“你总看我干什么？
”张娑说话了。
李中心再一次避开她的眼睛，转过身来。
“另外，你试一试，如果她是那具纸人，应该害怕火和水。
若是这一点确定，那你赶快想办法除掉她，先下手为强！
”“怎么……下手？
”“趁她睡熟，放火烧了她。
只有这样，她才会消失。
切记！
我挂电话了。
”李中心木木地放下电话，房间里房间外一片死寂，这个宾馆似乎只住了他和她两个人。
张娑说话了：“是那个兽医吗？
”李中心坐在床的另一边，说：“……是。
”张娑又问：“那个光头男人？
还是那个长发女人？
”李中心说：“他们是一个人。
”张娑轻轻抱住了李中心，李中心抖了一下。
张娑问：“他跟你说什么呢？
”李中心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娑紧追不舍：“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啊？
”李中心终于说：“他告诉我，要到华山的道观烧四十八炷香……”张娑静默了一会儿，说：“真的是这样吗？
”李中心说：“是的。
”张娑笑了，笑着问：“你说了一句‘东北’，那是什么意思啊？
”李中心愣了愣，胡编道：“他说，下个月我还得去一趟东北，找一座道观烧烧香……”张娑又问：

“你还说什么下手，对谁下手？
”李中心想回头看看她，转了一半脑袋，又停住了，继续顺口胡编：“他说我在生日那一天还得亲手杀一只猫……”张娑说：“他肯定是想骗你的钱。
”李中心说：“他不收费。
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了……”张娑又问：“那他说没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害你？
”李中心蓦地意识到，自己太被动了，他必须转守为攻。
于是转过身，盯住张娑的嘴，反问道：“你会游泳吗？
”张娑摇摇头说：“不会。
”李中心看了看她的眼睛，把视线落下来，盯住她的嘴：“你为什么不学？
”张娑说：“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李中心说：“回答我。
”张娑说：“我怕水。
”李中心拿起茶几上的火柴，在手里颠了颠，慢慢抽出一根，说：“我可以划一根吗？
”张娑说：“你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被什么附身了？
”说完，一把把火柴抢下来：“这是宾馆！
万一引起火灾那就麻烦了！
”李中心继续盯住她的眼睛：“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家？
”张娑说：“我不想这么早让家里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李中心继续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朝床上一躺，说：“亲爱的，没事了，我们睡吧。
”张娑说：“你有事瞒着我。
”李中心说：“我累了。
”张娑说：“你接完电话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李中心陡然恼怒起来：“你还有完没完？
我累了，我要睡觉！
”说完就把脑袋别过去，使劲闭上了眼睛。
张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再说什么，关了灯，也躺下来。
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尺远。
李中心一直睡不着。
但是他一动不动。
他在等。
张娑睡熟之后，他要逃离。
他没有勇气放火，如果宾馆被烧着了，他得蹲大狱。
他只能选择逃离。
现在他已经不能确定，张娑，这具幻化成人形的纸人，到底睡不睡觉？
过去，两个人在一起同居，早晨总是他推醒她，她那惺忪的眼神，难道都是伪装的？
纸人没大脑。
没大脑睡什么觉！
快午夜了，她似乎睡着了。
两个人都没有脱衣服。
李中心慢慢坐起来，盯着她的背看了一会儿，很想伸出手，摸摸她的肩有没有肉感，终于没有勇气。
他慢慢下了地，拿起自己的挎包，悄悄朝门口走去。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以为网络上的“ 世界大道 ”就是精神领域的自由思考、创造、发言并且这种言论是引导世界向着人性之善、之博爱、之深厚、之复杂幽微的。
自由主义是伟大文明的基础，传统中国最辉煌的时代，无不是最宽容的时代，百家争鸣而大道不废的时代。
我希望天涯社区稳重而固执地坚持。
——于坚（诗人）天涯社区在中国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
——谢有顺（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天涯很遥远，但天涯社区却离我们很近。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智慧、思想、良知和爱，也看到了人类的自由、平等和梦想。
它不仅仅是我们心灵狂欢的舞台，还是我们克服焦虑、抚慰心灵的寓所，更是我们反抗遮蔽、彰显自尊的窗的口。
——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非常欣赏天涯社区，常去探看。
这论坛的存在是中文网络的骄傲与幸事。
一些人，和你我一样的人在辛勤耕作。
他们不是大佬，他们也是网民。
——陈村（作家）要想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动向，不上天涯社区就无法发言。
——葛红兵（上海大学教授）

编辑推荐

《莲蓬鬼话卷:夜夜读点异故事》：天涯社区10周年精品华丽奉献，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于坚、谢有顺、洪治纲、葛红兵、陈村鼎力推荐。
有见识的文学皆在此。
中国网络原创文学跨世纪盛典见证中国文字民主化进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